

青年修養叢書

# 怎樣了解高爾基

奧 爾 金  
荃 麟 著  
譯

大風書店出版

書叢養修年青

# 基爾高解了樣怎

著 金 爾 奧  
譯 麟 荃

版 出 店 書 風 大

# 怎樣了解高爾基

每冊實價國幣一角五分

外埠酌加郵費

著者 M·J·奧·爾·金

譯者 荃麟

發行者 上海靜安寺路  
大風書店

總經理處 上海法租界  
文光書局

老北門懿德里

代售處 全國各大書局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六月月初版

## 前記

關於高爾基的傳記，國內已經出版好幾種了。不過多半是關於他底歷史的記錄。M. J. 奧爾金所著的這本小冊子，雖然僅僅二三萬字，但是卻完全以嶄新的，正確的觀點，和從高爾基思想發展的過程中，認識高爾基前進的道路。因為無論怎樣的天才作家，他的作風決不能不隨着他的時代與環境而變動的。現在高爾基和早年的高爾基顯然有着很大的不同。所以對於高爾基，必須從俄國革命發展的歷史過程中去認識他。關於這一點，這本小冊子中說得很詳細和明確。作者把高爾基文學生涯分成五個時期，並且說明每一時期中的特點，缺點，和與俄國革命發展的

關係。對於高爾基的缺點與錯誤，這兒並不掩飾，這更顯出高爾基是一個怎樣與時代車輪並進的偉大人物。

高爾基不僅是個文學家，並且是個革命政論家。這很少有人說過，這裏卻敘述了高爾基怎樣參加實際的活動，尤其是小冊子運動。高爾基曾創造了一種新的文學，即是把藝術的描寫與新聞文體混合起來。這是戰鬪中最有力的武器。「當他覺得有些東西不能用藝術家的描寫去表現時，他就粗魯地像政論家般用致命的標準作直接的猛擊。」他常時的把藝術家的齒輪掣子，換上新聞記者的大鎚。「所以如果只把高爾基認做一個純粹的文學導師，而忽視他政治上努力的成績，那是對高爾基過低的評價。

不幸這藝術的導師，這時代的戰士，竟於本年六月十八日逝世了。當噩耗傳出的時候，全世界是怎樣的震悼啊！

「高爾基是我們的！」全世界的前進文學青年在叫。

「高爾基是我們的」全世界的勞苦大眾在叫。

不錯，全世界的現代文學青年，全世界的勞苦大眾應該了解高爾基，接受高爾基給我們的遺產。在了解高爾基的時候，譯者相信這一本小冊子，是能給我們很多幫助的。

## 目次

### 高爾基像

前記.....一

- 一 憂鬱之宮.....一
- 二 權權的一羣.....六
- 三 沒有對貧窮的憐憫.....一〇
- 四 從底層出來.....一四
- 五 在革命的大轟下.....一八
- 六 你們甚至不配住在地獄裏.....二二
- 七 寫母親的時期.....二九

八	烏利亞諾夫與高爾基	三三
九	回到舊俄羅斯去	三八
一〇	我知道那恐怖是真實的	四一
一一	克里姆·賽姆金	四四
一二	他是個戰士	四七
一三	在新俄文學的搖籃旁	五五
一四	革命小冊子的突擊隊員	五九
一五	我願以私人資格加入軍隊	六四
	高爾基年譜	七四

## 附錄

一	高爾基著作中譯表	九一
二	高爾基哀榮錄	九五

## 一 憂鬱之宮

高爾基的走入俄國文學界，是當時一件很激動的事。他和俄國一般作家的風格是那樣的不同。

俄國文學在九十年代中葉踏入了一個憂鬱的時期。七十年代至八十年代初革命運動的失敗（指民粹派運動，那時他們想鼓勵一個農民革命）以後，支配俄國智識分子的那種絕望情調依舊流行着。真的，在八十年代末興起的產業底迅速發展，是給俄國一個巨大的改變；真的，工人的活動與數目是在增加，而第一次羣衆鬭爭也已出現了；然而智識分子卻往往落後的。當時俄國智識分子進步的一派是

可以表現於這樣一句「格言」內：「這不是幹大事的時代啊！」適應目前環境；企圖替「窮苦的兄弟們」做些事——或者教他們讀書寫字，或者替「饑餓的農民」捐些款；對於那位戴皇冠的野獸，亞歷山大第三完全取不抵抗主義，而同時卻對被蹂躪的人們表示同情，和對自己的特殊地位表示嫌憎——這不僅是當時一般社會的調子，也是比較進步的文學的調子。

最足以代表這種情緒的是契可夫，一個對於人類性情和人類弱點有銳利的了解底人，他帶着輕快的心情和愉悅的微笑走入文學界，但是很快的便沉入憂鬱情調的黑潭裏了。他的天才愈發展，他的微笑便愈悲哀，他對於生活的態度也愈消沉，他的希望愈遙遠愈朦朧。他希望有些地方在有一個時候，時勢可以好一些；兩三百年以後，世界上也許會組織起來一個美麗的人類環境。然而在目下，一切總是那樣黑暗，而一般地沒有出路。這一位曾經一度愉快過的有趣味的人，在他作品中往往帶着一種更高的譏諷調子。凡讀過，或在戲臺上瞧過他的三姊妹或凡尼亞舅舅

窮的，終會了解契可夫悲哀的深處，是由一種朦朧的希求在調和着的。

對於被壓迫者的愛，對於壓迫者的仇恨和鄙視，在契可夫作品中是不會少的事實上，這是當時俄國文學上主要的調子。但是牠缺乏生動，缺乏積極精神。這是為情緒而表現情緒。納爾遜的詩在當時俄國智識分子的讀者大衆中廣大地流行着，這位早在二十餘歲便夭折的抒情詩人底作品，在這時，幾千萬本地翻印起來。他的詩只有一種情緒：人類的靈魂在暴風雨之前戰慄。一個受難的人找不到慰藉。一顆心底心弦在低訴着難以聽清，而是，唉，那樣悲傷的調子。生活被籠罩在黑雲下，只有凶兆，沒有慰藉。

另一個作家迦爾洵 (Garin) 也是很受歡迎的。他是一個對殘酷的生活經驗那樣傷感的人，那真可算是發瘋了（也許他並沒有真的發瘋，但這是一樣的。）他的一本 Atalea Princeps，是寫溫室內一株棕樹底故事的，那本書可算他作品的代表。那株樹渴求要獲得自由，牠想呼吸外面的新鮮空氣。但是除了把這牢房的

玻璃窗打破之外，那是沒有辦法的。於是牠長大起來。牠一枝一枝的苞開來。牠終於碰到玻璃屋頂了。牠把玻璃撐破了。但是牠在外邊找到的是什麼呢？一陣寒風使牠顫慄着。雪蓋着牠勝利的皇冠，於是樹給折毀了。自由不是爲這些牢籠中的東西而有的啊。青年的俄國讀到這個故事，便把他自己比作了那顆可愛的樹。

這時文學的潮流是不狹窄的。事實上，托爾斯太底偉大的呼聲還沒有衰弱，托爾斯太還在寫他的復活和其他有力的小說，但是這時他是耽溺在宗教的情緒裏，懇求人們去自愛和作內心中的神的冥想。杜斯退夫斯基是有權威的，但是他的書只引人們到神祕主義和宗教摸索的黑潭裏去。科洛倫科是一個值得敬愛的青年作家，但是他是失敗者，他的小說，雖然是充滿了「人類慈愛的蜜糖」，却是失敗主義的小說。烏斯潘斯基，是個城市與鄉村實際生活的探求者，卻瘋狂起來了。他的小說是很自然主義的，提出了問題而沒有答案。這時的俄國文學界認爲：一個詩壇作家第一件事要有些「憂鬱病」。差不多每個人都這樣說：「我們沒有權利來享樂

生活；我們沒有權利來高聲地笑；這兒不能有豪放的聲音；這是我們的責任，去表示我們都不快樂，以指出我們對於現行制度的不滿。」

（註）關於書中人物請參考後面人名註釋表。

## 二 盤襪的一羣

在這「憂鬱之宮」中踏入了高爾基，他是和當時流行的調子相反的，他並不憂鬱，而很快樂。他並不悔恨，而很勇敢。他的聲音並不沮喪，而是一個人向這世界叫出來的宏亮的聲音。他對於任何底層的人，都沒有什麼憐憫，因為他自己本身就是從「底層」出來的。他不僅不作這種憐憫態度，並且粗魯地向這種「憐憫」的作家集團訕笑，似乎說，「用不着你們的憐憫，我們自己會當心我們自家兒的。」在那全世界都在悲愁哀吟的時代，只有他，如大風一般地豪放，似乎說，「生命是一個不可抵禦的玩笑底大胡鬧啊！」(Life is one great riot of irresistible fun.)

他第一時期作品(大概自一八九二——一九〇一)內的主人翁，都是傳奇的男子與女人，或是流浪漢(Dozynka)等於美國的Hobo，或中國的走江湖跑碼頭，但並不完全相同，高爾基的傳奇人物都是帶着超人的力量，和強烈的情緒

的；而他所寫的那些流浪漢，都是有堅強的意志和藐視法律與秩序的個人。他們大多數都有顯著的個性，有強烈的自尊心，對於傳統社會的道德有很深的鄙視，以及對生命有猛烈的渴求的一羣人。傳奇人物中，如勞哥·左巴（Loyko zobar）殺死那要求他去崇拜她的，那美麗而驕傲的處女娜特（Natta），是爲了他要救護他自己的自由與獨立（見馬加爾·丘特拉。Makar chudra）又如旦戈（Danko），那個心中有烈火的男子，把心從身體內剖出來，高持着，爲了給他的伙伴們照出一條從黑暗叢中通到曠闊的太陽底下去的道路（見老意普吉爾（Old Izeygil）又如老可汗和他兒子共同愛上了一個俘來的哥薩克婦人。他們決定把她丟到海裏去，爲了要使他們中間沒有吃醋的憤恨。但是後來那老可汗麥索林·愛爾·亞斯佛伯又自己縱身從高岩上躍入海裏死了，因爲他沒有東西可以愛了。（見老可汗與他兒子。）又如那驕傲的鷹不願爬伏在地上，而準備去毀滅於搏鬥之中。「啊！驕傲的鷹呀！在和敵人的搏鬥中，你流血以至於死……然而有一天會到來，你點點的

熱血將在生活的黑暗中像火花般燃起來，將燃起許多心中對自由與光明狂熱的渴求，我們替這勇敢的熱狂來唱一首歌吧！」（見鷹之歌）這些是在俄國文學上從未有人道及過的。這把作家們從憂鬱的沉寂中震驚起來。這裏發現一些新的東西了！這是一個真實的挑戰！

而那些流浪漢的人物，卻寫得更擾攘和騷動。這些漂泊無定的「背時的人」，這奇形怪狀，惡俗無賴的權權的一羣，這些一無用處的人，他們在上流社會任何標準下都應該只是被悲憫的目的物，否則，就是那些「比較善心的人們」中間改良活動底目標。這些人物被顯示於這尊貴的世界中，無寧是一種不受歡迎的光輝。拿契爾加希的例子來說吧。做一個農夫可算是一個高尚的職業了。農夫是一種能在社會中占得一定地位的人。而一個私販，不消說，相反的只是一種匪徒。他也許根本不能被認作是人。但是這兒，契爾加希是一個在放德薩海港內向外國輪船去竊掠東西的人。而這兒，又有從他家鄉來的偶然碰到的伙伴。他們偷運許多私貨，避過海

賤的兵丁，運到城裏去，他們獲得他們應得的酬報。但是這裏有一個多麼不同的區別啊！契爾加希——在生活方式上是強健的，自信的，聰明的，對於危險是勇敢的，不怕的，而對於獲得來的錢財是豁達地懷着一種真正的鄙視的。那農夫加佛立拉卻是貪婪的，卑怯的，呆蠢的，犯了法而又怕王法的，要欺騙他伙伴，而又沒有能力去幹犯罪事情的。他和契爾加希那種雄偉的姿態比起來，只好算一塊爛泥，一個蟲豸，契爾加希用多麼偉大的姿勢把一卷鈔票向那農夫的臉上拋去而走開呀！海在怒吼，海把沉重的波浪猛擊着沙灘，波浪擊散開來變成浪花和白沫。雨在鞭着水和大地……風在號……四周的一切充滿了吼聲，號聲，激盪聲。在煙雨浩渺之中，人們看不見天，也看不見海，契爾加希大踏步走入這太空中間，他自己就如那風與大海一般。

### 三 沒有對貧窮的憐憫

不！契而加希決不能作為被憐憫的目的物，也不能作為改良運動的目的物。麵包當然不能認為一件光榮的事情。但是當高爾基把你引到俄國許多城市之一的那伏爾加的碼頭上，他告訴你，他是怎樣地饑餓，（這是在俄國文學中第一次，把真正饑餓的痛苦描寫成爲一種肉體的感覺，而未帶着對於飢餓的特別憐憫的）而引導你經過那到處找食物都找不到的牛望以後，終於他把你帶到一家食品店的食棚裏，那棚子因爲天晚，已經關了起來，而那棚子裏他知道是藏着麵包的。當那小說中的主人翁掘着地道想偷入裏面去的時候，你未必就介意於這偷東西吧。

男女私通，在這尊貴社會中，多少是不敢高聲談的。但是當那個青年人最後鑽入了那食物棚的時候，他在那裏觸着另一個人，那人剛是一個女的。於是當他們用這偷來的食物把飢火壓服了以後，他們便在一隻覆着的小船底下共度良宵了。這

樣，你也未必介意於這私通吧。這看來是很自然的。這看來是不能避免的。（見一個秋天。）又如一個老人，在他柔弱的兒子後面，和他兒子的老婆吊膀子——那父親是個強壯的，有力的，自覺的，大膽的人；而那兒子是柔弱的，無決斷的，卑怯的，經常在悲愁的人——這似乎是在實行他不能非議的生得權（Barb Right）罷了。（見在木筏上）

在這一一切小說中間，高爾基似乎把一切俄國文學上的主義踐踏在他腳下。這些人物與人物的動作，和當時占優勢的俄國文學內容，是那樣的逕庭。所以有些批評家想在尼采主義的立場上去批判高爾基，或至少這樣去理解釋他。高爾基——他們說——是在崇拜超人；高爾基是在向着「超善惡」的哲學前進。事實上，高爾基是在表現一個已經存在的新階級底積極情感。高爾基的調子——如果說那不是他書中主人翁的調子——是在預示勞動者層的社會關爭底到來。

在這些早年作品中間，高爾基還不是一個勞動層的作家，這個名詞的意義是

現代才知道的。他沒有採取工廠工人作題材；他沒有表現階層鬭爭，而這鬭爭在當時俄國卻已經在發展了；他也沒有照出社會階層的分野。他有些有些浪漫，有時又有些不恰當的感傷。他往往把他的流浪漢理想化起來；事實上這種流浪漢後來有許多做了「黑色百人團」了（一九〇五——〇六革命時期中一個反動組織——作者）他沒有暴露那實際存在的剝削制度。他大部分是描寫卡爾所稱作「流氓無產層」的人。然而，一般說來，縱然在這些早年作品中，他已經在接近勞動層的文學了。在這些早年作品中所播下的勞動文學種子，不成問題是使他現在能享受勞動文學的先驅者與奠定者的頭銜。

即使在這些早年作品中間，我們也可以看出這裏有向資產階級社會作戰的戰手。高爾基書中的流浪漢是和呆鈍的農民，和都市窄狹的庸俗主義，和愛美的但是胸襟狹窄而又懷自我主義的智識分子，顯著地相反。高爾基所寫的流浪漢並不是產業工人層。他們只是向古舊的資產階級搖搖他們的毛茸茸的拳頭。他們對於國家

和教堂有很深的鄙視。他們無疑的是一些個人主義者。他們企圖犧牲別人以維持他們個體，他們不講交誼，他們是反交誼的（Aecocial）；在這一點上，他們正和勞動層相反。但是他們卻不理睬富人社會所建立的種種戒律。他們不被「隸屬」也無所顧忌。他們表現怎樣一個人能窮，能餓，能開心，怎樣一個人能成爲一個無賴，一個叫化，而仍然是一個完美的人類典型；怎樣一個人能成爲一個匪徒，而同時是一個非常可注意的人物。對於一個審衍着人類的世界作藝術的發掘，不顧人家的制裁和批評，和「文明社會」的批評，這在牠本身就是一種挑戰了。

## 四 從底層出來

高爾基既成爲前進的作家之一，而實際上把人們從他們的自滿中間震撼起來了，於是他的小史便成爲批評家和讀者大衆所關心的事了。這顯露了這個叫做高爾基的人，他本身就是從底層中出來的。他生於一八六八年，在一個染匠的家庭裏。他四歲就喪了父，十歲又喪了母。他從少就渴望讀書。他後來所獲得的豐富智識，都是自己訓練出來的。從十歲起，他繼續在一家鞋店裏做小廝，在打樣師店裏做學徒，在伏爾加一隻船上做洗碟子的工人，又幫着他祖父去捕鳥和賣鳥，後來又到一家賣聖像的鋪子當小廝，到一家畫聖像的店裏去做學徒，在尼茲尼·諾夫哥洛特展覽會裏當一個臨時僱工，又做幾處城市建築物的翻造底監工，又做過麵包師父的助手，賺三個盧布一個月，在一座將軍太太的府邸裏去當過的司關和園丁，又當過一個戲劇合唱班的歌手，又去做麵包師父的助手等等。一八八七年，當他十九歲

時候，他是那樣地多病和厭惡生活，那時他甚至想自殺。但是這個青年獅子的身中似乎孕育着太豐富的活力。這一切時期中，他是貪婪地在讀着任何他所能找得到的書。

二十歲他到赫桑城去，那座城市是以一家大學而著名的，那大學是在沙皇統治下的很少的幾所大學之一。他認識了許多學生和革命黨人。這些訂交給他一個新的刺激。他在這裏開始念他社會問題的基本讀物：拉佛羅夫的，卻納雪佛斯基的，辟沙利夫的，亞當·斯密斯的和馬克斯的資本論。他到了這裏，他的革命傾向才形成。他還企圖到農民中間去散播革命的意義。他和一個老革命黨人一同到一個村莊去。這個企圖是失敗了，於是高爾基又回到城裏來。

二十一歲，他又決定去流浪。他在卡斯濱海旁做過一個漁人的助手，在鐵路場上做過守夜人，做過鐵路的監工和檢查煤炭重量的坑夫頭腦。他最後又回到尼茲尼·諾夫哥洛特，在那裏他在一個自由主義的律師的事務所裏找到一件工作。他

的雇主對他很好，把他介紹給許多急進派和革命黨。一八九〇年他已和科洛倫科認識。一八九一春天他又被好遊心所捉住了。他沿着伏爾加河走向裏海一帶。他經過頓河流域。烏克蘭，裴塞拉比亞，他從敦德羅到第夫里斯，到了這裏他加入革命和文學界。在第夫里斯的報紙上，他刊載他的處女作瑪加爾·丘特拉 (Makar chudra)。

他的文學事業一開始就是成功的，他被認為是個有絕大能力的新作家，他被科洛倫科等人所鼓勵着。從一八九二到一八九六的一時期他住在尼茲尼·諾夫哥洛特和沙馬拉，那裏他也幹了許多報紙的工作。一八九六年，他患了肺結核，於是到克里米亞去治療。此後三四年中他常受着這疾病的折磨；而他之所以不會被這疾病所屈服，他之所以能發揮他偉大的文學活動，這是由於他有強壯的體格。縱然現在他在六十四歲高齡，他依舊看來很強壯而健全的。（不幸昨天電報傳來，這位時代的老英雄終於在今年和世界長別了。譯述及此，不勝擲筆浩歎！——譯者。）

一直到一八九九年，他才到全國國民革命與文學的中心彼得堡來。他的第一

部短篇小說集兩卷在一八九八出版了一九〇三又出第二集，有六卷。這些出版以後，他巨量的作品不僅以俄文出現，並且被譯成每一國文字了。

## 五 在革命的大纛下

高爾基成爲革命家，實在他成爲文學家之前，而終其身，他還是這兩種人。

在一八九九，他已經爲了革命活動而被捕，從尼茲尼·諾夫哥洛特解到第夫里斯去。一九〇一年三月，他在彼得堡參加喀桑禮拜堂前一個革命的示威。一九〇一年四月，他又被捕，關了四個月。在此後一二年中，他接近了勞工運動中的「布爾雪維克」一派。在此時期中，他繼續和黨接觸，積極地幫助牠。他後來曾經這樣寫着：「真正的革命，我發現只有在「布爾雪維克」在烏利亞諾夫的作品裏，在他領導下那些智識分子的演講和作品裏。我早在一九〇三年已經和他們接觸了。我卻沒有加入組織。我仍然是個「自由射手」，誠摯地和永久的努力於勞動層的偉大主義，決不懷疑牠底全世界的最後勝利。」

在俄國的勞動層開始活動的時候，他已開始他的文學工作——這就是當他

文學工作四十週年紀念在蘇維埃國家內舉行慶祝的時候，他被幾千百萬「布爾雪維克」領導下參加社會主義建設的工農們歡呼的理由。他現在也是牠的黨員之一了。真的！高爾基是值得被全世界千萬勞苦大眾和革命的智識分子所讚頌的！從早年以至於現在，他始終忠於勞動層，忠於革命，忠於社會主義，他是幾位偉大的藝術家之一，他們將他們的藝術天才和革命熱情，以被壓迫民衆的名義，以爭取發展人類自由人格的條件底名義，以社會革命的名分，向資產層宣戰。

高爾基有一時期曾經不同意若干政策，但是終其身，他仍是一個革命者。他和「布爾雪維克」共同享有社會鬭爭和未來革命的確信。他信仰烏里亞諾夫，他認識他是在二十世紀初。烏里亞諾夫在一八九四年這樣寫着：

「當勞動層的最先進代表者，能將科學的社會主義底意義，與關於俄國勞工歷史任務底理想統一起來；當這些意義已經廣播開來，而同時鞏固的勞工組織（這些組織將要把現在的散漫的經濟鬭爭轉變為社會層戰）也已經建立起來。

那時，俄國的勞工（他們在那時將已成為一切民主政治分子的首領）就會把專制政治推翻，而領導俄國的勞動者層——同着世界各國的勞動者層——在公開政治鬭爭的自由大道上，走向光榮的社會主義革命。」（見誰是人民之友？）

高爾基幫助勞動層的組織，不僅在文字上，並且也親身來參加，雖然他主要工作還是一個作家的的工作。

革命的工人們曾經怎樣接受高爾基的早年作品呢？一個老「布爾雪維克」斯特羅耶夫·苔絲尼脫斯基，曾經寫過他關於那一時期的回憶：

「在他（指高爾基）最初那些藝術作品中，我們很高興看見一個天才的作家從農村裏跑到都市來，從傳統的民粹派的農民轉變成一個都市的人——雖然只是成爲一個流浪漢，而不是一個工人。縱然他所寫的流浪漢——那對陳腐的傳統生活有偉大的高爾基式鄙視的流浪漢，在我們看來總是可愛的新潮流底先驅者，我們也很高興聽高爾基的調子。這個青年作家底華美的，又有些莊嚴的高聲調

子，和諧而宏亮的，由我們聽來似乎是一個勇敢的，忿恨的叛逆者底豪放歌聲，又似乎是一個摧毀民粹派底憂鬱調子，和智識分子底退卻主義的呼聲……對我們最寶貴的，是當時幼稚的勞動運動，從這位與日俱進的，光明磊落的天才作家那兒所接受到的偉大的精神後援軍。」

## 六 「你們甚至不配住在地獄裏」

在十九二十世紀之交，高爾基漸漸脫離他的流浪漢描寫，而轉入對俄國生活更現實的敘述。雖然那時你仍然沒有看見他寫產業工人，但是你可以看到他對於社會狀況的暴露，帶着更充分的社會層色彩。在他的一篇戲劇底層（Lower Depths 卽「夜店」）中，高爾基和他的流浪漢告別了。他再不把他們來理想化了。他暴露了他們是什麼：不平的，無組織的，不快樂的個別分子，不能夠團結起來以反抗生活的主人——資產階級，甚至不能夠明白他們墮落的原因，雖然他們同時是深含着對現行社會制度深刻的仇恨的。對於流浪漢的同樣態度，在一部中篇叫做曾經爲人的動物中可以看到。在這部小說中，高爾基引述了近代的俄國資本主義——這種型式，他曾注意了很多年。

● 另外一種社會型式，更引起這位青年作家的注意的，是俄國的智識分子。這位

作家重複又重複地描寫那些瀟灑風雅而又扭扭捏捏的文人，他把他們和粗壯強健的民衆之子相對照起來。引人的地方卻並不在前者一方面。在一本范倫加·蒯莉梭凡的小說中，他寫范倫加·蒯莉梭凡，一個朴質的鄉村女子，她和那另一位從城裏來的滿腹經綸和溫文爾雅的青年大學助教比起來當然懂得少一些。但是在這兩人的衝突中間，范倫加在任何點上都表現比那位助教高明。那助教是被屈服了，被打敗了，而被丟入泥沼裏了，高爾基似乎特別高興把這個資產階級的知識分子的代表寫得屈服。在另一部小說小鬼裏，他把這種咬文嚼字的文人和要求行動的勞動層底對照寫得更明顯，這是寫一個新聞記者和一個排字工人的衝突，那新聞記者在省報上寫高雅的文章，那排字工人在那充滿了高雅的詞句的前頁社論中，在括弧裏去加上一句毀損這全篇空談的批評，這兩個人碰在一起，似乎彼此完全不能了解的。

當他實行他作品的這一新路線，——這一路線實際上是繼承他寫夏屋居民

(The summer house dwellers) 和太陽之子 (The son of the sun) 的路線。他在那兩劇中嘲笑上流文人的自滿，和他們從實際政治鬭爭中的遠避，以及他們慣用美麗的詞句來代替熱烈的行動——他繼續在觀察資產層的生活。他的福瑪·哥爾提夫是一幅伏爾加河畔的商業社會的圖畫，是一個「前輩先生」的展覽會；那些前輩先生似乎是俄國社會的砥柱。高爾基所挑選，以觀察俄國資產層生活的立場，也許是有問題的。他擇取一個商人的青年兒子做主人翁。那青年迷惑着，而不知道他該怎麼辦。但是那青年所說的話正十足的表現了高爾基自己的態度。「你們不會建立過一個生活」福瑪叫：「你們是用你們的生活造了一個垃圾堆，你們用你們的雙手創造了許多污穢的山丘；這是令人窒息的！你們有良心嗎？你們想過上帝嗎？洋錢，那就是你們的上帝，要說良心，你們已經把牠丟了……良心在那裏？你們這些吸血鬼！你們靠着別人的勞働而生活！無千無萬的民衆爲了你們卑陋的行爲而流淚！你們這些惡徒甚至還不配住在地獄裏……你們還不僅應該丟在火裏去

熬煎，而應該丟在沸騰的泥漿裏去受煎熬！你們這種受罪不是幾個世紀就能滿期的！」

我們第一次看見一個真正現代型的勞動者和資產層生活相對照，是在那本俗物的戲劇裏。（一九〇一出版）這兒從那個青年鐵路機器匠涅爾的眼睛裏看出俄國資產層家庭的墮落與腐化。那老人——他是假設為這社會的砥柱——發現他這個砥柱是建築在沙灘上。他的家庭，一部分受了新的意識底影響，一部分被懶惰所萎靡着，是沒有能力去繼續積累資本的艱苦工作了。這整個制度一定有些不對。一個新的勢力是在從地底下起來了。涅爾說這是像一個樂隊把他們的樂器調和起來了。「樂隊調和起來是很好聽的。」不久交響曲就要發出來了。

這個交響曲奏出一九〇五革命的呼聲來了。這是由「流血的星期日」（一九〇五一月廿二日）所開始的。當十萬工人由一個警察的神甫領導着向冬宮裏的沙皇去遞請願書，在一張請願書上簽了幾千人的名字，工人們請求大赦，請求公

民的自由，合理的工資；請求把土地逐漸轉移給人民，以及在普遍平等的選舉上召集憲法會議。

沙皇回答了。他命令他的強盜兵對着瑪聖像和教堂旗幟的羣衆開槍，五百以上的人打死了，二千五百至三千人受傷了。冬宮前的白雪染成鮮紅的了。

高爾基那時是在彼得堡。他不像那誠朴的工人們去相信沙皇會解決這些問題的，而工人們在「流血的星期日」以後也不再保留這種信仰了。一個大革命開始了！工人示威，工人罷工，農民反叛的怒濤不斷地狂掀起來，直形成一九〇五十月一個巨大的總同盟罷工——歷史上第一次總同盟罷工，和一九〇五十二月的莫斯科暴動。在這偉大的羣衆鬪爭的一年，高爾基是和工人們共同在活動。他時常的放下了他藝術的鵝毛筆，而拿起革命報紙業的大鎚來。在一九〇五年他寫了一集庸俗主義的記錄；在這集子內，他替那些拒絕加入革命運動的俄國智識分子敲上一個烙印。「在這兒，我們認識他們了！他在一篇散文內寫着：「他們不安地面又

可憐地找着任何什麼地方去躲避革命——神祕主義的黑角落裏也好，唯美主義的小屋裏也好，以及用偷來的材料迅速地建立起來的空中樓閣裏也好。他們眯着眼，沒有出路的徘徊於形而上學的迷宮裏，重復地回到堆滿了幾世紀以來的殘骸底宗教小路上，無論在那裏他們都帶着他們那種庸俗的蠢相，嚇壞了的靈魂裏發出來的那種歇斯迭里的悲呻，那種呆鈍，那種無恥，他們一觸着任何東西，便亂射出一陣嬌俏而空洞的文字雨雹，那帶着虛偽而可憐的聲音的。」

高爾基曾參加一羣法國，在那生死關頭的星期日前夜去拜訪沙皇的宰相，請政府避免流血。在星期日以後，他寫了關於這件事一個宣言式的報告書，那報告書中充滿了人道主義者的憤怒，和戰鬪羣衆底緊張的革命情緒。

沙皇政府是不能饒他的，他們把他捉去在聖彼得堡的彼得堡壘和普爾堡壘裏關了六個星期。他們本來還想把他多關一些時候的，但是抗議他被捕的風潮不僅在俄國，而且在全世界都發動起來，逼得尼古拉第二不得不取消他的囚禁。

當一九〇五十月至十二月革命狂潮一時地擊碎了沙皇政治的脊骨，牢獄的大門被暴動的勞苦大眾所衝開，而革命報紙在出版檢查會之下，傲然地公開出現了，高爾基是一個布爾雪維克日報新生活的組織者之一，烏里亞諾夫那時是這報紙的主力。這是在俄國出版的第一種布爾雪維克日報。

十二月中，高爾基是在莫斯科的勞工中間活動，那是一九〇五革命中最偉大的一次武裝暴動。工人們陣地守住了好幾天。高爾基幫他們去獲得子彈和給養。革命失敗以後，他被迫離開俄國。爲了革命的利益，到美國去漫遊一次。美國政府對待這位作家，正和沙皇政府一般地仇視。高爾基被禁止上陸，理由是「道德的墮落」；因爲高爾基和一個女人結婚時沒有得到教堂的許可。後來幸虧得到美國文學界的抗議，才讓他能走入美國。

以後，他又到意大利，到加普里島，在島上養了一時病，可是他無法回國。他是受政治放逐的，直到一九一三年對這一個俄國文學界最偉大人物的禁令才撤銷。

## 七 寫「母親」的時期

此後五年中可認為高爾基創作小史的第三時期；第二時期是大概從一九〇一到一九〇六。在這一時期中，高爾基想給社會鬥爭和革命作一些記錄。他寫了許多作品，關於資本、勞働和農民，在一本敵人中，他表現了勞工的團結，和一個工人在敵人前面擁護全體利益的堅決。（事情是一個資本家給人殺死了，全體工人都被威嚇將予以懲辦，有一個工人挺身出來承認了，爲了要使其餘的工人得救。）在一篇可以朗誦的散文詩同志（*Tovarish*）中，高爾基表示他對於鬪爭中間革命團結的讚頌。在無用人底一生（*Life of a superfluous man*）中，他寫出一個勞働偵探。在懺悔和夏天中間，他想描寫鄉村的革命生活。但是這一時期他主要的作品當推母親，一個長篇，寫工廠近郊革命運動的勃興，這個近郊是取材於靠近尼茲尼·諾夫哥洛特的梭摩伏——一個舊俄最大的冶金廠旁的居留地。主要的人物是

伯惠爾——一個青年工人和他的朋友，他的母親——一個工人的寡婦。這個女人，她自己是生長於農家的，起初反對革命，漸漸地卻把社會鬭爭的意義弄熟了。她懂得去認識「秘密」工作的人——做地下工作的革命黨人，她開始認識他們的「信條」了，她開始知道這是她自己的「信條」。當她的兒子在一次街頭示威中被捕，她就去繼續他的工作。她到處去作漫遊以促這些組織的進行。她比別人更努力，雖然她是很不喜歡那些革命家的習慣方式的。她只是一個平常的，未受教育的女工，是一九一七革命後幾千百萬在蘇聯境內開始社會主義建築的婦女底一個先驅者。

母親是破天荒第一次的企圖，用俄文寫出工廠市鎮的革命運動底日常生活，和在革命的觀點上去寫出來的。這可說並不是「日常」生活。這完全是騷動，牠射出那些走向新的認識，和在發現偉大的未來道路底羣衆的熱情。這部書內充滿了對資本公司，對僧侶，對警察的緊張鬭爭。當羣衆大膽地走入街心聽一個演說者在讚

罵法律，小說達到了最熱烈的一霎那。那示威也許只有兩分鐘可以延長，警察會立刻到來，示威者會被殘忍地鞭打，會被沖散，會被逮捕。但是這一剎那決不會被忘記。「同志們！我們已經決定要公開宣佈我們是誰！我們今天要舉起我們的旗幟來，這一個公道，真理，自由旗幟！」「兄弟們！我們時代已經到來了，我們要咀咒這充滿了貪婪，仇恨和黑暗的生活，在這生活中，民衆是被蹂躪了，在這生活中，我們是沒有立足地的，我們是不當人待遇的。」

圍繞着這演說者的工人是肅靜的，羣衆更擠緊地靠近了這個勇敢的人。他們眼睛裏在猛烈地燃燒着火燄。

這個高爾基所描寫的郊外，很顯然的，是有一個世界在其中間，這和資產層的世界不僅完全隔離，並且根本相反，不管這資產層的世界是屬於自由主義的或反動派的，屬於智識分子的或非文化界分子的。這是一個新世界！這一新社會層的房屋地。當高爾基在寫他的母親的時候，他可曾夢想到這樣一個時代會到來，這種

產業中心會變成一個全新的社會建築的基礎，一個勞動層的國家嗎？也許他是夢想到的，因為他和烏里亞諾夫很接近，而烏里亞諾夫不是曾預見到這一點嗎？那末高爾基不是在爲預備這新的革命而工作嗎？

在懺悔和夏天中，高爾基想描寫被革命所喚起的農民。同樣的，在這兒也騷動着新生命。新希望，在怒苞。在懺悔中寫一個流浪者經過俄國的全境。他訪問民衆，他聽見鄉村的呼聲；他聽見民衆們已經認識了他們自己，地球上是有個上帝——而這上帝就是民衆！

## 八 烏里亞諾夫與高爾基

烏里亞諾夫在一九〇八至一九一三年中是常時和高爾基通信的，(註)他對高爾基是很敬愛的，他曾很認真的批評過他的懺悔。俄國的智識分子在一九〇六時，對革命很失望，而這又一度的失望使他們轉向許多新的「評價」(Value)。有的投入所謂「沙寧主義」(Sannism)是由阿志巴綏夫氏的小說沙寧而得名，該書中主人翁以性感為人生的唯一目標，有的躲到「為藝術而藝術」的領域裏去，在這裏他們大受文學上「象徵主義」派所崇拜，而抓住他們的第一線。其他的也都沒入宗教的神祕裏去。甚至在布爾雪維克中間，也有一派人在「尋求上帝」與「創立上帝」中間求慰藉。高爾基也曾一時的受過他們的影響。烏里亞諾夫雖曾經加以批評，但他依舊敬崇高爾基是一個勞動者層的作家，並且為布爾雪維克刊物搜羅他的稿子。

這第三時期的高爾基，與勞動層的文學更接近了。他顯然想藝術地去顯示出社會鬭爭，他想用社會生活的朴質材料，去創造出包含各種社會層與社會羣底永久的人物，使勞工們能了解他們在做什麼。高爾基想顯示人類性情由於革命運動而產生的改變；他把新的社會層介紹到我們前面來。他可曾成功嗎？這一時期他的工作，大半可認為勞動層文學上偉大的貢獻。但是這也不能否認，即他還不會從「理想化」中脫離出來。在母親中間真的仍徘徊着一種浪漫主義的光輪，而在激悔中表現更強烈。然而，無論如何這也不能否認：高爾基這些作品是站在社會層觀點上去研究社會生活，所以他對於他所認為在滅亡的資產層底呢，和對於他所看見在勃興的勞動層底同情是很正確的，他透入羣衆生活的底層裏，從那裏抽出多方面的和立體性的人物，這些人物像一些時代的指路碑般矗立出來。他的人物大半寫得很正確的，而他每一篇創作中文字的熟練那更不必說了。在那樣一個時期，當一九〇六的革命失敗後，新的半專制統治把俄國像重鉛一般地壓着，大多數

智識分子，與孟雪維克以及那些舊的革命集團都在勸告適應這一個新統治，和放棄革命意識的時候，高爾基的作品卻給與了勞苦大眾一個革命認識的泉源，和一個革命活動的刺激。

蒲列哈諾夫——俄國馬克斯主義的前輩，和馬克斯主義的文學批評的前輩——在那時期關於高爾基曾經這樣寫過：

「資產階藝術的愛好者對於高爾基的作品或稱讚或反對，都隨他們便。但是，事實終是事實，即是說縱然最博識的社會學家，也該從高爾基那樣一個藝術家，從像已故的格里勃·烏斯潘斯基那樣一個藝術家中間去認識一些東西。他們作品裏有着完全的暴露……而這些勞動大眾所說的又是怎樣一種語氣啊！這裏沒有矯作，這裏什麼東西都是現實的。」

高爾基常常離開他意大利的寓所，去訪問布爾雪維克的大會；那些會因為在俄國要禁止不能開，只能在歐陸各城市中舉行。他又在加普里島上給俄國工人辦

了一個訓練學校，而從這些向俄國各產業中心招來的工人學生中，高爾基習知了許多關於工人生活的瑣細情形。在這一時期中，他依舊繼續他編輯的活動，這種編輯生活，還是一九〇四年在俄國一家叫「生活」的書局裏開始的。這一家書局專出一些無定期的小說集，和現實主義與革命性的詩歌，以抵抗另一家書店專門出版象徵主義和不革命性質的小說集與詩歌的，高爾基那時也寫了些關於各種問題的散文。在此時期中，他寫了兩本有名的挑戰的小冊子黃鬼之城（The city of yellow devil）——這本小冊子裏他反對美國的資本主義的文化，和一本叫美麗的法國（La Belle France），這裏他嘲笑金錢狂的法國「德模克拉西。」在這些或同類的文章中，高爾基創造了一種新的文學，把藝術的描寫和新聞文體式的政治義憤混合起來，使一種譏諷成爲難以忘卻的真實，一種社會抗議籠上了最活潑的影象，一顆炸彈用一種純熟的手法拋出去。

在這一時期中，高爾基顯露了他天才上最顯著的特點：對於人類的愛，對於生

活的愛，渴求世上還不會有過的美，堅信人類生活能夠合於人道。「這是不確實的，說生活是憂鬱的。」他在一篇叫農夫的小說中說：「這是不確實的，說世界上只有創傷，悲哀，痛苦與眼淚。這世界上不是只有平庸的，而同時有英雄的，不只是有污濁的，而同時有光明的，美麗的，動人的。這世界上有人類所想尋求的一切東西，而人類有力量可以去創造出牠所有的。今天我們這種力量雖還不夠，但是明天這種力量會生長起來的。」

高爾基是爲了探求這個美麗的生活——一種因爲沒有剝削與黑暗而創造出來的美麗生活，而去寫他的作品的。高爾基寫他的傑作，是增加創造這種新生活的力量。

(註)見 *Days with Lenin* 高爾基著

## 九 回到「舊俄羅斯」去

一九〇五革命以後數年，高爾基所累積的社會鬥爭經驗似乎已經耗盡了。高爾基對於他四周的生活是一個陌生的要人；他不在過着俄國的生活。他想寫一些意大利工人的生活速寫。後來集在一獨立的集子叫勒不拉斯的故事（勒不拉斯是意大利的地名——譯者）裏出版的。這裏面充滿了光和色，滲透着對工人們在工作及鬥爭中所表現的英勇底讚頌。但是顯然的，這一些經驗是不够喂飼高爾基底偉大的天才的。一個能力不足的藝術家常會在他創作中感到困難。高爾基在那時只有做剩下來唯一的工作：即是回頭去寫他孩童時代和青年時代的經驗。他把藝術的探海燈旋向革命以前（指一九〇五以前——譯者）的俄國去。關於這一點他是比任何俄國作家都知道得詳細的。

在這時他成熟的作品中所表現的，和他在早年所描寫的是大不相同了。他探入一九〇五以前存在過的實際生活的最深處，他想去改造這生活的組織。這是所

謂「老母親的俄羅斯」，因為她是在幾世紀以來的壓迫與黑暗中間所生長出來的舊統治之下的。高爾基再不把俄國過去時代來理想化了。他是有批評眼光的。他是莊重的。他是現實的。他拿起解剖學家的解剖刀，把這古舊的俄國一塊一塊地，一條一條地割割起來。他把每件東西放在一個銳利的藝術家眼睛底嚴密檢查之下；他把那些值得我們後世去研究的人物和背景，矛盾和失敗，一一提寫出來。俄國的每一個人都在想去描述粗劣的舊俄生活；每一個人都在評論壓迫和黑暗，但是很少有人能用階級概念的愛克司光去研究這舊日的生活。這就是——即使我們把高爾基偉大的描寫天才放開不談，而他在這第四時期中間創造出來的作品，仍然有特出的最大價值的理由。

高爾基慣用完全自傳式的體裁去寫作品。我的幼年是一類作品的開始，很實際地寫出作者幼年的遺跡與困苦。奧克洛夫鎮一書也是有許多地方寫他自己的兒童生活，馬得佛耶·哥士哈雅金的生活也是同樣性質。舊俄的市鎮。卑鄙。污穢。

僧侶拿統治大權。商人是生活的主人。愚昧在使羣衆落伍。這兒有許多巨大的力量是潛藏在下層，但是在這力量沒有找到那革命道路以前，牠是消耗在歪曲的，而不是奮發的道路之中。這兒有氏族與集團的戰爭。這兒有氏族間的宿仇。這兒有縱飲。這兒有野蠻。人民彼此互相毆鬥與殘殺，除了他們潛藏的憤怒以外，沒有理由。這兒有殘暴，有非常多的殘暴。這兒有不公平，這種不公平只有由牠的散漫無組織而緩和着。有些地方有美麗生活的大夢，而本性往往是美麗的。人終能成爲美麗的。

## 十 「我知道那恐怖是真實的」

「我爲什麼去描寫這一切悲慘事情呢？」高爾基在一本小說中這樣問自己。「爲什麼我要敘述這些可怖的東西呢？諸君，那是爲要使你們可以知道些可怖的事情。這些事實並不是過去的。牠們離開過去還很遠呢。你們喜歡讀杜撰的詩，喜歡聽把恐怖的故事說得很美麗；那幻想的恐怖使你們震駭。而在我一方面，我知道的恐怖，那是真實的，那是平常的。而這是不能否認的權利，講這故事使你們不快樂，因要爲使你們知道人們是怎樣生活。我們是過着卑劣而下賤的生活，如此而已。」（見《人民》）

在高爾基開始對舊俄生活作文學上的觀察的很久以前，他理解仇恨底消滅的快樂（The corroding joy of hatred）。有一次有許多革命學生被判決送到軍隊去服務，（爲了要「糾正」他們）他寫信給詩人勃留梭夫說：「我的心情像

一只被鞭打了而又被鐵鍊鎖起來的瘋狗一般。假如你先生是愛人的，我希望你會了解我。你知道，我覺得把一個學生送到軍隊裏是可怖的：這是不知羞恥的罪惡，妨礙他的人格自由。這是仗勢胡爲的流氓底卑劣手段。我的心是沸盡了，我要高興地直睡這些仇恨人類者的無恥蠢徒。這些人當他在讀你北方之花時，也會給你以溫文的稱頌。而且他們也會稱頌我。這是令人憎惡和難忍到那般地步，使一種難以描述的仇恨，在我心中澎湃。一

這個難以描述的仇恨，高爾基把他寫入於這些描寫舊時代的新小說中了。這種仇恨使他可能成爲自然主義以後最偉大的現實主義者之一人。同時，他並不失去他燦爛的態度。他的筆法甚至更勇敢，他的研究更堅決，他人物的輪廓表現出更十分明顯，他所產生的東西成爲有紀念價值的作品。

亞多蒙諾夫的勃興和沒落（英譯本叫作沒落 Decadence）是這時代中有紀念價值的作品之一。那小說可以算爲一部俄國產業資本主義崛起和沒落的歷

史，那第一代亞多蒙諾夫是一個農民出身的暴發戶。他離開農村到都市的近郊去建立一個紡織廠。那最後一代亞多蒙諾夫經過一個很長久的疾病以後，在他舊時府邸附近的涼亭中醒來，發現他的產業是被一個紅軍的分隊所佔領了。他的近身人，園丁兼僕役——一個被他主人像腳下的灰塵般對待的人——告訴他這是資本制度的殘骸；他的時代已經逝去；而民衆們已經成爲這時代的主人了。最後一代的亞多蒙諾夫的一個兒子是個革命黨的黨員，他很出力的推翻了他自己的社會層的承繼權。

在我的大學中，高爾基又回到他的青年時代去，高爾基幼時並不會到學校裏去過。所謂「我的大學」這個題目乃是有深意的。作者想表現出這樣一種意思，即是一個替他階級服務的藝術家，必得經歷過一個實際生活的學校，和一個勞苦貧乏的學校。高爾基的調子中是有些痛苦，但是這爲甚麼不應該呢？

## 十一 「克里姆·賽姆金」

這一類作品裏最後而最偉大的一集，是克里姆·賽姆金底一生（有人改譯爲傍觀者，那是錯誤而不負責任的——譯者。）這部書可以確認爲第一次革命的時期中俄國生活的橫斷面。這是各種典型的一個總展覽，一個沒有窮盡底奇遇（История）的回憶，一個對各社會層精密而不疲乏底觀察，一種耐心地構成一個偉大圖案的細工。克里姆·賽姆金，一個資產層的智識分子的人物，是作者借他來把那些豐富的人物與背景連串起來。克里姆·賽姆金本身也許並不重要，但是他四周的生活，與他所觀察到的和參與過的一切生活卻是非常重要的。這是寫俄國的全部，從沙皇的首相，一直寫到那一片好心想庇護一個革命黨人的一個微末不足道的偵探；從彼得堡「沙龍」中最有名的作家們與藝術家們，寫到那郊外茅屋中一個微末的工人；從亂轟在俄國曠漠的草原上一個郊野市鎮底沉悶生活，寫到「流

血的星期日」彼得堡工人的巨大示威；從那位在革命怒潮的浪頂上產生出來，以及使他重達了自己的希望與高見，無可奈何地去扮演一個革命腳色的奸徒茄奔（按即一九〇五月二十二日領導冬宮請願的茄奔神甫——譯者）寫到那照著仔細考慮過的社會階級去指導羣衆不平的狂潮底真正革命者。

克里姆·賽姆金底一生是現實主義與客觀主義的最好解釋。高爾基當他在研究這俄國社會的結構時，是完全沒有一切空想的。這些空想是使許多其他作家所以不能作出一個充分的描述的原因。他不喜歡克里姆·賽姆金；他也不喜歡那形成這本小說材料的大部分人物；他只有在很少的地方顯示出革命者和工人；他並不滲入自己的意見，他也不希望這樣做，他只希望暴露。他的暴露，用深有魄力的純熟手法寫來，不僅在了解昨日的俄國，並且在了解今日的俄國，也是有十分重大的意義的，因為目前勞動者層專政的主要鬭爭，不就是對這個依舊存在着的，而且妨礙新勢力走向新生活路上去的「老母親俄羅斯」底遺骸嗎？

在這全書中間，有一種對於人類深刻的愛，這是在高爾基的每部小說中都包含着的。高爾基決不忽視「人。」「我們如不曾懂得去讚頌人是我們星球上最美麗最奇異的東西時，我們決不能把我們自己從生活的泥沼與虛偽中解放出來的，我懷着這個確信入世，我也將懷着這個確信離世。當我將離開這世界時，我將堅決相信，有一天世界會認識神聖中的最神聖的乃是人。」

因為要使人成爲人，人類必須去敲碎他們自己的鎖練。高爾基大部分小說就是敘述人類在敲碎鎖練的小說。

## 十二 他是個戰士

烏里亞諾夫對於高爾基曾這樣寫過：

「高爾基無疑是勞動層的藝術底最顯著的代表。他已經替藝術盡過不少力，而他將去盡更多的力。」

即是在那一個時期，當高爾基和蘇維埃共和國意見不合的時候——因為他不相信使農民去為社會主義建設而工作是可能的——烏里亞諾夫對這位偉大藝術家，也仍是容忍着的。他知道高爾基完全是個羣衆的人，不過離了革命稍為久一些。烏里亞諾夫非常尊崇高氏的藝術天才。他主張不要給高爾基以經常工作，使他可以有時間來創造文學；這項工作烏里亞諾夫認為是高爾基的主要社會任務。

高爾基是現代俄國的第一個作家，傾向於勞動層作家的風格的，和創造勞動層的作品。因為首先高爾基不是一個榜觀者（*Onlooker*）。照資產階級的理論，一

偽作家是一個站在一傍的人，一個從他自我 (Intervention) 上去創造的個人。換一句話說，照資產層的概念，一個藝術家應是一個現實生活的傍觀者。當然這是不正確的。每個作家是從他四周的社會材料中去創造的；每個作家是他的時代與他的社會層的產物。所謂作家「超然」的意義只是會使藝術家超出社會層，超出污濁現實的騷動，而在有利於資產層的方向去影響大眾。高爾基曾公然說過，他不是超然於現實的，他和生活是不分離的，他是生活的參與者。他是集團的一份子，社會層的一份子，他在每篇小說與劇本中都顯示這個意思。他比他的社會層走在更前面——也許可以這樣說——但是他決不是孤獨的。

高爾基也不是一個觀察家。從資產層的觀點上說來，一個作家是一個「記錄的人」(Man who records)，他好像是一種生活重演的有感覺性的影片，這是不正確的，因為資產層的作家並不只是在記錄，而卻在勞動維持和發展資產層的制度。這一種概念，無論如何，是給資產層作家一種遁辭，使他們去耽溺於那些似乎在

表現他們所觀察的東西中間。這給他們一個公正的真理底鰲鼎。高爾基說，這兒沒有絕對的真理，只有社會層的真理。高爾基是在他自己社會層真理的觀點上去研究生活。他希望依照這一個真理的教訓去改造生活。他不是一個觀察者，他是一個戰士，他的每一作品都多少是關係社會革命的戰鬪的。

高爾基的興趣主要是社會的。他描寫人物比其他作家都精密，然而他的人物卻決不是僅代表這一個人物，而是被想像為一個社會羣的代表。高爾基的人物往往在談論生活，他們在討論。他們有的時候甚至似乎太雄辯了，太明晰了。讀者常常會感到作者是借書中人物之口在說話。但是這在高爾基任務的觀點上說來並不是缺點。他分析社會；他用一個人來做標本；他在少數人的行為與性質上去探索全體的線索；他並不注重他的觀點；他並不用現實去適合他的希望。他認為現實就是現實（除了很少一些例子中，他犯了理想化或浪漫化的毛病），但是他要使現實說明為什麼和怎樣是如此的。一般說來，高爾基是一個宣傳家，而實際上每個大

藝術家都如此，他的宣傳是包含着一種希望，要使民衆去認識生活，和照他的見解去了解生活。

高爾基憎恨壓迫。他尊崇人類；他認人類是世界上最寶貴的東西。他因此信仰社會主義。資本主義制度是充滿了壓迫和悲慘，充滿了殘廢的人。這是高爾基憎恨專制主義，憎恨「老母親俄羅斯」的原因，「這也是他有時願他自己被對歐洲資產社會的讚歎所感動的原因：他似乎覺得那裏的生活是比較沙皇統治下有秩序而缺少殘酷。這是他不能和十月革命完全一致的理由，那在他看來似乎是毀滅了許多人類價值。但是當這個對人類普遍的愛，和對每種壓迫的仇恨，被許多俄國作家濫用以仇視勞動層的專政與宣傳復辟的時候，卻使高爾基毅然走入勞動層的營壘裏，用牠的狄克推多方法去征服這一切反動。目前勞動層中還找不到比高爾基更雄辯的辯護士，來替勞動層專政辯護哩。

高爾基根本是個現實主義者。對浪漫主義他從前已經付過相當代價，現在他

決不一刻離開堅固的立場，向現實作充分而精密的貢獻。即是在他早年作品中，他也寫了許多俄國都市的現實生活。後來這個現實主義更自覺地，更圓滿地發展了。高爾基並不躲避生活的黑暗方面，高爾基並不想把牠們遮掩起來。雖然他曾經寫了一些像盧加那樣的典型人物（見夜店），那人想用悅耳的謊話以安慰人們，和叫他們用更大忍耐去忍受他們的苦難，可是高爾基自己決不耽溺於這種不健全的圈子裏。人們有時會奇怪高爾基所發掘的這許多舊俄的惡劣，殘酷和無情。他們會問這是為什麼？高爾基的答覆，我已經在前數章中引出了。他說人們必需去了解關於人類黑暗一方面的實際狀況。現實的智識是每個社會關爭中的第一個必要條件。假如人們戴上一個理想的武裝，現實智識決不會危險的。高爾基在寫烏里亞諾夫時，他驚歎於他「對於應付現實是那樣可驚的堅定，那能不管是怎樣困難和複雜，決不能震嚇他。」同樣的，這也不能震嚇高爾基。高爾基這樣論烏里亞諾夫：「他知道怎樣去預測什麼事情會要發生，那似乎從前沒有人能知道過。他知道這偶，也

知道怎樣去應付。這在我看來，似乎是因爲他半個偉大的靈魂是生活在未來中的，因爲他堅定而又有伸縮性的邏輯，告訴他在完全具體的現實方式上底遙遠的未來。「這話真又像老師，又像朋友。高爾基是俄國少數作家中之一，首先的堅決地和過去絕緣，有一次常榮堅霍夫（Нарисов）——一個很有天才的作家，想去捉住過去的「貴族之巢的影子」而嘆息於美麗之不復存，有一次常蒲寧——也是一個天才作家，去描俄國農村生活的水彩畫去了，又有一次曼利士哥夫斯基（Морозов-Kovalky）從現代的騷動逃避到遙遠的歷史過去中，高爾基似乎說：「我們既生活在這個生活中，我們必需去了解牠；我們必需去改造牠。高爾基不去看農村，甚至不去看他出身之地的伏爾加農村，不去看舊時代的美麗。他在那裏找不出什麼美麗，於是他和一切俄國文學的傳統背道馳去。他的領域是在今日的社會組織裏，從這裏在生長着未來。」

高爾基完全沒有神祕主義與宗教的傾向，這是自然的事。在他懺悔中間雖有

「創造上帝」的情緒，這乃是一時的迷途；這完全沒有遺留下什麼痕跡。在這一點上，高爾基也是一個改革者，一個勞動層的先驅。我們可以完全保證的說，他是俄國的唯一作家，不會向教會的服務，向教堂的鐘聲，向修道院的靜寂，以及向那尋求真理的高僧底謙讓去借求甚麼美，以裝飾他的作品。他實是太接近於勞動層，太夠不上被宗教生活的妖豔所勾引底一個叛逆者。假如他去描寫一個牧師，他一定會從這牧師中發現和其他一切古舊的代表者一樣的卑鄙和淺薄。

高爾基對於俄國的智識是豐富的。他有一個非常的藝術記憶力，那使他能把許多瑣細事情記上幾十年之久。當他要創造一個新人物，他似乎從來不會腹餒。他的特性表現常常是新鮮活潑的。

高爾基的用語是對戰前俄國文學上流行的用語一個很大的挑戰。他的用語是現代的，但很少修飾的。他是燦爛的，而沒有那種竭力的磨琢和彫刻，像那些俄國的「象徵主義」者在創造他們的上帝的。他是簡潔的，他是自然的，但決不像那些

俄國「古典主義」者去模仿古俗。他是慣用方言的，但不是回復到那些在契可夫，杜斯退夫斯基，舍其耶夫·曾斯基，或安得雷·皮拉的作品中所常見到的「神聖俄國」用語的黑暗領域中去，他是帶着那樣一種強健，像一個人無須把肌肉緊繃起來就能顯出他的力量般。他是那樣的和諧而流暢，像是俄國的草原，像是伏爾加河的流水，可是他卻很少感傷，而又決不淺薄的。

### 十三 在新俄文學的搖籃旁

高爾基是俄國勞動文學的父親，不僅因為他是在社會層概念的光線下，以畫出社會鬭爭更明確的輪廓為目的，給我們種種模塑社會材料底偉大藝術模型，並且更有一種意義，即他是第一個把那些在十月革命前數年中崛起的新進勞動層作家們組織起來的人。在一九一四年出版的一部許多新進作家的小說集，是一部劃分新時代的書。這些小說是由許多工廠工人寫的；這個集子是這一種小說的第一部，乃是由高爾基的幫助和介紹而出版的，高爾基把他自己介紹於讀者和作家們，這樣說：

「這部書是由你們的同志們所寫，是你們生活中一個新的而又非常重要的現象。這裏很生動地說到勞動層智識分子勢力的崛起。你們很知道，一個自修的作家寫一個短篇是要比一個職業化的作家寫一個幾百頁的長篇更困難，我可以簡

捷地說，你們這部集子是很有趣味的。你們可以有驕傲的權利。至於將來又有誰能說話呢？也許這個小小集子，在將來會被認是俄國勞動層走向牠自己文藝創造的第一步。人們也許會反對說，這是一種幻想，因為這種文學世界上從不曾有過。不錯，這兒是有有許多東西，是從來不曾有過的；勞動層本身就不會以這樣形式，和帶着近日所獲得的這種精神上的滿足而存在過，我深信勞動層是能夠用很大的艱難困苦，和牠的日常的艱辛去創造出藝術性的文學，如像現在已經創造出來似的。」

高爾基永遠是青年作家的導師和朋友，他刊行了許多雜誌。他給許多青年作家以忠告。在他給一個蘇維埃青年作家的一封信中，他這樣說明蘇維埃文學的任務：

「新的俄國文學現在是面着一些巨大的任務，如去描述充滿了「鄙陋」的舊式生活，去幫助創造新生活的方式——一種新的心理，去勸導男女人們勇敢地去工作——在一切生活領域裏去工作和去改造他們自己。我此後不再談任何

「趨勢」了。世界是那不滿意於生活也不滿意於他自己的藝術家底材料。也不滿意於他自己，記住這一點。」

所以，文學對於高爾基不是娛樂，也不是奇妙的職業，也不是可以滿足「美的渴求」的什麼東西。牠是有更大的意義的。牠是社會鬭爭的武器。牠是改造社會的工具。牠是刺激人們去為改造世界和他自己而工作的東西。高爾基說他不去宣說藝術有一種趨勢，這是一個特點。他說：「世界是藝術家的材料——用那為新的未來而戰鬪的勞工階級底眼睛去照出的世界。」

在高爾基的眼睛裏，勞動層藝術家是一個戰士。對於一個真正的戰士，方法是次要的，而首要的乃是目的。社會鬭爭的武器是可以倚賴於環境而決定，而最後勝利則是決不能不看清楚的目的。為某一種主張而奮鬥的偉大戰士，而有天賦的藝術天才者，很少的把自己拘泥於一種表現方法內的。顯著的例子如托爾斯太，杜斯退夫斯基，或者蕭伯納。而另一顯著例子便是馬克西姆·高爾基。從他早年的文學

活動中，他就不時用新聞記者的大槌來代替藝術家的齒輪掣子。他所感覺不能用藝術家的描寫去表現的東西，他就像一個政論家般粗魯地去說，用致命的瞞準作直接的打擊。

## 十四 革命小冊子的突擊隊員

嚴格地說，這是不可能去劃分他的新聞文與小說的分水綫。他的小說——如果那是可以稱作小說的話（因為那實不是小說，而是包含各社會層與各種意見底一些人物生動而積極的表現）——是交織着那許多意見的衝突，和往往夾着那許多政治的辯論，那有時簡直可稱為政治研究。例如克里姆·賽姆·金底一生中間某幾章。在另一方面，他有些所謂政治報告的東西，又是那樣的充滿了排山倒海的情緒，是那樣震撼着有規律的猛攻，是那樣騷動着一些生動的人物，那使人們平心講來是難以稱牠作新聞文的。這例如他關於一月二十二屠殺（按即一九〇五冬宮前的屠殺——譯者）的報告，又如他那黃鬼之城——那對紐約城的資本主義文化作難以抗衡的譏諷，又如高爾基關於莫斯科附近 G. P. U.（註）所管理的孤兒居留地的報告書。爲分類起見，我們卻需要把他的作品中政治內容較占優勢的

歸作新聞文類。高爾基曾做下那樣多的這一類工作，如果不是他曾經寫過別的東西，他真會被認作最偉大的政論家和政治小冊子寫作家之一。他在早年即顯露了他這種小冊子寫作家的口才。他一九〇五年出版的一本文集實行了他早年給勃留俊夫一封論蒲寧的信中底方針，在那信中高爾基寫着：「我不懂得他（指蒲寧）爲什麼他的天才，美麗像塊晦澀的古銀般，他不把牠磨利出來，像把刀般去刺入牠應刺的地方。」高爾基自己當然的是把他天才的槍尖刺入牠應刺的地方——敵人階層的心窩裏去了。

高爾基的政論家的天才曾經很顯著地顯示出兩個巨大的高峯，一是關係一九〇五的革命，一是關係第一次五年計劃。而在最近幾年中，很顯然的這位政論家的高爾基不僅成爲更充實更深刻，而且更有力，同樣更有影響了。

一九二八——一九三二這一時期的高爾基是幾乎一個新的角色。他不僅是——隻蘇聯革命的喇叭，而且是隻世界革命的喇叭。他不再是隻宣示暴風雨到來的

「海燕」他是在暴風雨中和無窮盡的敵人相奮搏的巨人。他的力量似乎是和暴風雨的狂暴共同的在增加。他的聲音更雄偉了；他的觀點更銳利了；他的警告更警關而更有刺激性了；他的攻擊更有力量了。

他像一個巨石般矗立着，掩護着全俄的勞苦大眾，掩護着在新的秩序產生的陣痛中底全國。他似乎是個巨大的衛士，在擊退敵人，在祈求到處的勞動層起來，動員，向敵人作打擊，向前進，和去援助社會主義祖國的建設。

最近幾年的高爾基似乎全不疲乏的，他純熟的力量似乎耗用不盡的，他是蘇聯的文學突擊隊員，如羅曼羅蘭這樣稱呼他而在每一個新的攻擊中，他的影像顯然的更偉大起來。

資本主義世界的命運已經注定了。這是高爾基寫小冊子的主要動力之一。「資本主義世界是在死亡了，在腐爛了。他再不能有自力更生的力量了；他們已經精疲力盡了。世界是機械地由牠的惰性力量（*Power of Inertia*）維持着的，這種

力量只有倚靠於警察與軍隊的勢力——那是不很靠得住的，因為大多數的兵士本是潑奴力泰利亞，他們的頭腦也許可被那鄙俗的迷信底垃圾所蒙蔽着，但是他們的政治意識，他們的革命階層意識，是不能不隨着某些條件而生長起來的。世界社會革命並不是一種幻想；這是不能避免而在成熟的事情。除了警察與軍隊以外，資本主義者在歐洲是由「社會民主黨」的領袖，和一部分被牠的「領袖」所欺騙了。在找權力與名譽的工人所支持着。這些「領袖」的行爲是往往更可恥的。」

資本主義所維護的是什麼？高爾基不斷的在問。他對於資本主義的反對和對於蘇聯的擁護，是由於這樣一種絕對的確信所指示，即是說資本主義的破產是一種創造力量。「資本主義只維護了對於勞働者底物質的權力；牠維護在牠的文化條件中的生活習慣，這種文化條件是由於奴化勞苦大眾的制度和對牠勞働力的無情剝削所創造出來的……什麼東西能辯護資本主義的殘暴爲正當呢？這兒是沒有這種辯護的理由的。這種理由甚至是不必去再找，因爲我們知道去找這樣理

由是沒有結果的，整個階級社會的制度是建築在壓迫勞苦大眾的罪惡基礎上，否則這個制度就不能存在的。」

(註) G. P. U. 是蘇聯國家政治局，除政治任務外牠還管理一些文化教育工作。

## 十五 「我願以私人資格加入軍隊」

在朽腐的資本主義的光線中，蘇聯在世界上的重要意義更顯得偉大了。對於蘇聯，高爾基是個現實主義者，他知道困難，他知道工人們的生活是不容易的。在他給「馬革尼託高斯克」(註)工人一封信中說：「我完全知道你們生活是困難的。但是你們是自由地在光大你們的生活，而只有你們能這樣。你們雖然還缺少許多東西，但是你們能創造你們所需要的。你們的敵人——舊世界的人——在你們中間依舊嗷嗷地把些醜惡的卑鄙說話低聲的吹入你們的耳朵裏，企圖鼓起你們對你們工作的重大意義底不信任，和對你們成功的必然性起懷疑——但是你們只有你們能夠，而且你們必需去摧毀這種瘡癩，這種舊世界剩留下來的可憐的垃圾。」

「你們的力量——」高爾基對俄國工人說，「是不能壓潰的，你們在社會關

爭中已經證明這一點了，在你們日常英勇的工作中也證明這一點了。你們的力量不能壓潰，這就是說你們能獲得克服一切阻礙的勝利，你們必須去克服，而你們是會克服的。」

隨着世界新舊的分化，人們中間也分化出有的為新的而奮鬥的，有的為舊的而防護的兩派來。高爾基不僅能認識人類的集團，不僅能認識社會層與社會羣，並且能認識單獨的個人。高爾基在這一點上，是佔一個無可匹敵的地位的。他曾經被幾代來的舊智識分子所敬愛過，而現在他是被蘇維埃的青年所敬愛着了。那些和蘇維埃弄不慣的「前輩先生」對於高爾基很忿怒，他們叫高爾基為叛徒，他們在外國的報紙上和私人的信件中污辱他。高爾基對於他們的了解，恐怕比青年輩能了解他們的還更詳細，因此他給他們的答覆也更有力量。當他說到舊俄時，革命前的俄國時，他能了解那時的人民。因此他把他們和新俄的對照更顯得特別的強烈。

高爾基他自己是從羣衆中來的，他比別人更知道怎樣去估計突擊隊制度和

社會主義競賽的價值。在他看來這是社會主義發展中最可稱讚的事情。他從這裏面看到新的人類在創造。從那工農羣衆中驚人地湧流出來的力，不僅震駭了社會發展底觀察者的他，並且震駭了藝術家的他。他憎恨舊世界的譏笑。他被新世界的創造所陶醉着。他看到人類中最美滿的東西底實現了。

高爾基被智識分子所歡迎是很自然的。在他用英語寫的，我們有本他的告美國智識分子書——一封覆信。在這書中我們讀到：

「智識分子的作用往往被拘泥着，主要去鋪張這資產層底可厭的制度，去安慰富人們生活中不足道的煩惱。智識分子是資產層的護士，他們忙着替資產層的哲學與宗教的道袍綴上白線——這種舊而又難的，很深的沾染着勞苦大眾的血跡的織物。」

高爾基請求智識分子中較進步的放棄了他們對資產層不適當的服務，和大大踏步走向革命的勞動層來。高爾基反對資本家的報紙。他說：「歐洲與美國的報紙，

忙碌地和幾乎唯一地，在努力抑低牠讀者的文化程度，這種程度本來已經夠低的了。新聞記者——這些過去用鼯鼠堆去疊大山的（即言過其實，小題大做之意——譯者）藝術大師——為資本家的利益而在服務，根本不高興去控制那些肥豬，（指資本家說——譯者）雖然他們是不能不知道這些豬羶已經失去了理性，而開始在發殺人的狂慾了。」

高爾基對於資產層生活上浪漫蒂克的修飾，對於資產層的詩，對於資產層的所謂「美」是沒有什麼尊敬的。「去想在階級社會的殘酷條件下，在一般無政府的鬭爭條件下，在那嫉妬，貪婪，不自由，和往往無理性的勞働之前，是可能有一個和諧的，美麗的生活，這是幼稚的。去想在這個年頭兒，社會生活成爲更值得公開譏刺，更污濁，而充滿着形形色色戕賊人們底罪惡的毒素時，任何人，不管是誰，都有權利可以去建築爲他個人美艷生活的安樂窩，這是無理性而又無恥的。」

當高爾基談到蘇聯時候，這種滲着他對舊制度憎恨的火熱，同樣在他愛與嫉

微中燃燒着。「我們大家必須把我們看作全世界勞動層的軍隊；我們都是工廠中田莊上的工人，用來福槍和筆把我們武裝起來。我們在戰鬥中已經生活了十三年了——這是你們偉大的鬪爭，疲勞的面卻光榮的鬪爭；對不成形的金屬品的鬪爭，牠們被你們拿來做成機器了。對土地的鬪爭，從那裏你們種出豐富的收穫物來了，在地下的鬪爭，從那裏你們掘出煤炭來了；在運輸線上，在冬夜裏對風雪的鬪爭——無論在什麼地方，你們用言行一致去領導你們的鬪爭。而假如你們要拿起武裝，前進到那與舊世界作戰的戰場上去時候，這兒就會有一支世界歷史上破天荒的軍隊，向這決死的戰爭中開去；這支軍隊的每一員戰士都會絕對精確和清楚地認識，他是爲什麼而戰，他的敵人是誰，這個敵人的命運已被歷史注定了，而他的犧牲就將是全世界勞苦大眾幸福的開始。」

六十歲時的高爾基，一個離開傷感主義很遠的人了，曾這樣宣告說：

「假如一個戰爭，對我所憑藉着而生活而工作的社會層爆發起來了，我也要

以私人資格去加入軍隊，我加入牠，並不是因為我知道牠一定會打勝仗，而是因為勞動層與蘇聯偉大而正直的主張，就是我的主張，我的責任。」

蘇聯勞動層歡迎高爾基，是歡迎像他在他的作品中所表現着的，世界上沒有一個文人曾經受過這樣的慶祝，像蘇聯慶祝高爾基文學活動四十年紀念那樣熱烈，也沒有一個作家，無論活着的或已經死去的，曾經像高爾基般被無數千萬的人們所愛戴過。

(註)「馬革托托高斯克」是烏蘭爾一家巨大的冶金廠，是全世界最大的。

## 人名註釋

阿志巴綏夫 (Artybashev M. D.) (一八七八——一九二八)——小說家，

長短篇均擅，以長篇沙寧而出名，該書為表現布爾喬亞在一九〇五革命失

敗後一時期中的悲觀與頹廢。

皮拉·安得雷 (Belly Andrey) (一八八〇——) 俄國小說家，現僑居國外。

勃留梭夫 (Bryusov V. Y.) (一八七三——一九二四) 俄國象徵主義派詩人。

蒲寧 (Bunin I. A.) (一八七〇——) 俄國短篇小說家兼詩人，現為白俄，流

亡於國外，曾獲諾貝爾文學獎金。

契可夫 (Chikov A.) (一六六〇——一九〇四) 為十九世紀中，俄國著名之

短篇小說家與戲曲家。

卻納寧佛斯基 (Chernyshevsky N. G.) (一八二八——一八八九) 著名俄國

社會學家，評論家，兼革命家。

杜斯退夫斯基 (Dostoyevky Feodor) (一八二一——一八八二) 著名俄國小說家和散文作家。

迦爾洵 (Garshin V.) (一八五五——一八八八) 俄國短篇小說家。

科洛倫科 (Korolovko V.) (一八五三——一九一七) 俄國短篇小說家。

拉佛羅夫 (Lavrov P. L.) 社會學家，經濟學家，民粹派的前輩，認農民為革命的主力。

馬契·恩斯脫 (Mach Ernst) (一八三八——一九一六) 奧大利的物理學家，和唯心論的哲學家。

曼利士哥夫斯基 (Merezhkovsky D. S.) (一八六五——) 小說家，評論家，散文家。俄國象徵主義的前輩之一，現在國外作白俄流亡者。

納特遜 (Nadson S. Y.) (一八六二——一八八七) 俄國抒情詩人。

辟沙利夫 (Pisarev D. I.) (一八四一——一八六八) 急進的批評家和政論家，他對於六十年代智識分子的革命意識形態的形成，有很大貢獻。

蒲列哈諾夫 (Plekhanov G. V.) (一八五七——一九一八) 俄國馬克斯社 會主義的柱石，後成少數黨領袖，社會愛國者和蘇維埃的反對者。

羅曼羅蘭 (一八六六——) 著名法國作家與非戰者。

舍奇耶夫·曾斯基 (Sergeyev Tsensky S. N.) (一八七六——) 俄國短篇小說家。

蕭伯納 (一八五六——) 愛爾蘭戲劇家。

亞當·斯密斯 (一七二三——一七九〇) 古典主義經濟學家。

托爾斯太 (L. N.) (一八二八——一九一〇) 著名俄國小說家。

烏斯潘斯基 (Uspensky G. I.) (一八四〇——一九〇二)——民粹派作家，

在六十年代改革後，專描寫俄國農民生活。

柴脫賽夫 (Zaitsev B. K.) (一八八一——) 短篇小說作家，現僑居國外爲  
白俄流亡者。

## 高爾基年譜

一八六八，三，二九（舊曆三月十六日）生於中部俄羅斯的尼茲尼·諾夫哥洛特。這是伏爾伽上流的一個歷史上的古城；位於莫斯科和喀桑兩大城市之間。父親瑪克辛·配休可夫，是家具製造者（一說是染匠）；母親華爾華拉，是染色店的女兒。祖父曾經做過軍官，因虐待兵士降職，生性暴躁，常常打罵兒女。高爾基的父親從十歲到十七歲之間，曾從家庭逃出五次；最後一次，流浪到諾夫哥洛特，做了學徒。

一八七三 高爾基五歲，他的父親染了霍亂症逝世。高爾基和他母親不得不去到外祖父家。外祖父是著名的「吝嗇家」，他們這時的生活非常苦痛，祇有仁慈的外祖母阿克里娜，還能背地裏愛撫這個孤兒。

此時期高爾基會進了小學，但不到五個月，就染了天花；而他的母親也在

這個時候死了。因此高爾基就不得不停學，開始出賣自己的氣力。

一八七八 高爾基十歲，這一年秋天，進了某皮鞋店當學徒，未及兩月，即被滾水燙傷了手。

一八七九 十一歲，高爾基因不堪虐待，逃出了皮鞋店，而到一家有些遠親關係的製圖所去當學徒。他在那裏所擔任的如一般學徒一樣，是燒飯，買菜，當差，抱小孩等工作。

一八八〇 春季，高爾基又逃出製圖所，獨自逃到伏爾伽河邊，做了一個輪船上的廚師的徒弟。這廚師名叫西姆洛，性情溫和，高爾基在他這裏開始知道了讀書。依西姆洛的指示，他讀了小仲馬的戲曲和果戈里的小說。

一八八三 十五歲，由讀書而開始感到有系統的學問的必要。因此，獨自流浪到喀桑，想進「喀桑大學」讀書，但大學不容許他進去，於是只好在喀桑當了喀桑一家食品店的夥伙，月薪三羅布，這是高爾基少時代最苦痛的時期。

一八八六 十八歲，高爾基到卡然去求學，又因無錢而不能成功，但在那裏認識了

一些革命者。

一八八八 二十歲，冬季，高爾基投考一個小歌劇班的合唱團，被錄取了；在這流浪

巡行期內，他認識了現在世界著名的獨唱家——他的同業夏里賓。

這時，他已開始了實際的革命活動。有一次，在克拉斯諾威多夫地方，曾因為農民運動，幾乎被地主富農的走狗們打死。在麵包製造所工作時，也會做過煽動工人們起來反抗主人的工作。晚上，他往往坐在工人們中間，激夜誦讀杜斯退夫斯基的「窮人」之類的作品。

後來由湯潘夫流浪到杜勃林克車站，當了車站貨房的更夫。在此，他親身的經歷了現社會組織下的一切的苦痛。有一個秋天發大風的晚上，他被風吹倒在鐵路上，因此喉嚨得病，使他從前和夏里賓比賽過的嗓子永遠的帶了沙音。毛病好了，他幹着濟導夫的工作，逐漸徒步走回故鄉，加入了

稱爲「被監視着的人們」的團體，現代俄國文豪科洛倫科也是其中的一個。當時諾夫哥洛特憲兵隊長曾報告：科洛倫科的住宅是「危險思想者」的機關，因此高爾基也受了當局的監視。

一八八九 二十一歲，高爾基因革命活動，第一次被捕入獄，監禁的一月。這一年受了徵兵檢查，因爲體弱不合資格。此後，當了啤酒廠的伙計，又做過律師拉因的幫手。這律師對於高爾基的將來，有了很大的影響，高爾基在他那裏讀了很多的書，認識了很多的朋友。並參加了讀書人的集會，認識了詩人費特洛夫，還在開會時朗讀了在雜誌「蜻蜓」上發表的自作的詩句。

一八九一 二十三歲，春季，高爾基又開始了流浪去生活，有時候坐車，有時候步行，無目的地到處漂泊，由尼茲尼·諾夫哥洛特發出，沿着頓河南下，經過南俄烏克蘭，裴塞拉比亞，再沿克里明半島南岸，一直到了高加索平原的古班，差不多環行了俄羅斯全境；這一年秋天，到了外高加索的第夫里斯，在

那裏的鐵路工廠中工作，因此接近了許多工人。

一八九二 二十四歲，他依着一個朋友的勸告，寫下了最初的小說「瑪加爾，丘特拉」這篇作品發表在九月二十五日（舊曆九月十二日）第夫里斯的地方新聞「高加索報」上。這就是高爾基文學事業的開始！

這年冬季，高爾基重新回到了故鄉，這時又在赫桑和別地方的報上發表了幾篇小說。科洛倫科對於這位新進作家有了很大的幫助，此後，他的作品不斷的在各大雜誌上發表。

一八九三—一八九五發表的短篇有「阿美麗·皮里亞」，「祖父阿克普和勞加」，「依賽格里老太婆」，「秋夜」，「錯誤」，「在曠場」，「童話」，「小神仙與牧羊者」，「在黑海」等。

一八九六 二十八歲，在科洛倫科主編的雜誌上發表了「契爾加希」這一篇作品，對於現今的文學上還留下了很大的影響。同年，發表了「在筏上」

「旅伴」，「鷹之歌」，「結論」等。其中以「旅伴」和「結論」最值得注意。

因患肺結核，到南俄克里米亞去療養。

一八九七 發表了「奧羅夫夫婦」，「曾經爲人的動物」，「傲慢的人」，「草原上」，「瑪爾伐」等作品。

一八九八 高爾基三十歲，最初的單行本小說集「瑪加爾，丘特拉」出版。

同年五月，因爲第夫里斯憲兵隊的要求，高爾基第二次被捕，被解送到外高加索的中部。他的罪名，就是所謂「革命活動」不久，即開釋。

一八九九 高爾基三十一歲，發表了最初的長篇「福瑪·哥爾提夫」。這篇作品是使作者確實地占有了世界文壇最高位置的傑作，也是作者在創作活動上開始了一個新的轉變的紀念作品。這作品之前，高爾基所寫的大部分都是浪漫的個人主義的作品，他用童話和傳說等等的形式，描寫了零

落的流浪的生活，讚美了異常的事件和卓越的力量；而在這長篇裏，作者才開始了深刻的現實社會的解剖。在這作品裏開始明白地看到了互相衝突，互相爭鬪着的兩個不同的社會層。

這時他在國內已經受到很多人景仰，年末第一次到聖彼得堡去。

一九〇〇，三十二歲，發表了第二個長篇「三人」。

這時，高爾基的聲名，已經傳遍了西歐各國，同時，憲兵和警察，也格外嚴重地注意了他的行動。同年四月間，曾因為參加彼得堡的示威而被解到阿爾沙馬斯。

一九〇一 依醫生的勸告，至南俄克里米亞半島的耶爾塔地方去療養。在那兒，認識了托爾斯泰，契訶夫兩大文豪。因契訶夫的忠告，寫了戲劇「小市民」和「下層」。

同年，巴黎舉行俄一百年紀念，高爾基以俄羅斯代表者的資格，接受招

待。俄羅斯帝國學士院并推選他爲學士院的名譽研究員，但被沙皇政府取消了資格。

一九〇二 從耶爾塔回到故鄉，並去莫斯科及聖彼得堡。

「小市民」在莫斯科「藝術座」上演，獲得了異常的成功。接着就是俄羅斯演劇史上劃時代的「下層」上演。

一九〇三 三十五歲，高爾基著作集（六卷）出版，半年內銷了五五版，單行本「下層」這一年內重版了一十四次。

這時，高爾基辦了一個出版機關，出版「知識」雜誌，用「知識社」的名義，出版了許多僅售一二分錢的小冊子，這些小冊子深入了廣大的俄羅斯的下層民衆，而被他們當做「自己的作品。」並在暗中爲革命團體的經濟組織，盡了很大的力量。

一九〇五 高爾基開始了異常的活動，站在文壇上和社會革命家的前線，對屠殺

示威羣衆的當局提出了嚴重的抗議。以「一月九日」（即「流血的星期日」）爲題名的使人戰慄的短篇，永久的傳下了沙皇政府虐殺民衆的真相。同年，高爾基起草了一篇「企圖顛覆俄羅斯現存制度的宣言」，結果被捕，生命極危，世界各國文化界，捲起了暴風雨似的「反對處死高爾基」的示威和抗議，終被放逐。

一九〇六 春，高爾基爲着募集援助俄羅斯革命運動的基金，在美國各地開了多次的演說大會，可是美國政府受了俄羅斯保安警察局的囑託，很快就將高爾基驅逐出境了。

從美國的歸來，肺結核復發，就在意大利的加普列烏暫住。但是他援助革命的活動，並未中止。

這時期內發表的主要作品：「太陽之子」，「野蠻人」，「美國印象記」，

等等。

一九〇七 參加有名的社會民主黨的倫敦大會。

發表了戲曲「敵人」和長篇「母親」。

「敵人」是高爾基最初描寫真真自覺了的工人的作品，這兒，方才開始展開了產業勞動者與資本家爭鬪着的情景，在這戲曲的結尾，同情工人的廠主的妻子很自信地呼喊：「看着勝利一定是他們的！」這是高爾基文學活動第三期的開始。

「母親」是高爾基全作品中最廣泛地受全世界勤勞大眾愛讀的傑作。這兒，高爾基有了更偉大的前進，他用自己的經驗，描寫了工人運動的廣泛的情景。

一九〇八 高爾基在意大利加普里島組織了社會民主黨的支部，對黨供給了他大部分的版稅。

在這時期內，高爾基替下層的人們批改了四百篇以上的作品。

發表了長篇「無用人的一生」，是以一九〇五年一月九日事件為焦點，明確地描寫了舊社會的崩壞，和新勢力的出現。

一九〇九 發表了以反宗教為主題的「懺悔」和以農民運動為中心的「夏天」。

一九一〇 發表了中篇「奧克洛夫鎮」，這是高爾基創作生活上值得注意的作品，他以這篇作起點，開始了創作的第四個時期。

一九一二 發表了長篇「馬得佛耶·哥士哈雅金的生涯」。

一九一三 從這時候起，高爾基陸續以回憶錄的體裁寫出了自敘傳「幼年時代」，「在人間」，「我的大學」和許多關於俄羅斯文豪的回憶。

一九一四 羅瑪諾夫皇朝三百年紀念大數，高爾基從意大利回國，繼續文學和革命的工作。

一九一七 俄羅斯大革命成功之後，高爾基參加了蘇聯的文化事業，對於「世界

文學叢書」的編輯和發行，及學生生活的改善，傾注了最大的努力。

一九一八 熱烈地參加蘇維埃共和國的文化建設。

一九二一 舊病復發，接受烏里亞諾夫的勸告，再到意大利蘇倫德養病。除準備他

學生巨著「四十年」之外，依舊繼續着保護蘇聯和指導新作家的的工作。

一九二三 發表了「我的大學」。在這篇回憶的自傳裏面，高爾基描寫了一八八

〇年代的知識分子的革命團體，工人農民的生活，學生知識分子出身的革命家的非實行性，託爾斯泰博愛主義的破綻，以及工人和農民團體間的隔離。

一九二四 發表了「日記斷片」、「安特列夫回想記」等等。

一九二七 蘇聯十月革命十週紀念，高爾基從意大利發表了「我的祝詞」，宣言確信着：「蘇聯的政權已經確立，事實上在蘇聯已經打定了建設新世界的基礎。」出版「四十年」——即「克里姆·賽姆金底一生」第一部。

一九二八 三月十九日是高爾基六十歲生日，也是他創作生活三十五年的紀念，

在蘇聯，從這一天的一禮拜之間，全國的舉行了盛大的祝賀，當日，蘇聯的一切新聞雜誌，都發行號外，將全紙面供獻給紀念這位大文豪的文字。從莫斯科起，到全國的公會堂，工人俱樂部，圖書館，都舉行了關於高爾基的演說，晚上，各劇場都上演了高爾基的戲曲。這是第一次五年計劃開始的一年，高爾基從意大利回莫斯科，參加偉大的社會主義建設工作。

一九二九 六十一歲，被選為蘇聯中央執行委員，參加了政府的工作。

一九三〇 產業黨事件發生，高爾基發表了「給人道主義者」的公開信。他主編的雜誌「文學研究」創刊。

一九三一 夏，重新以正式黨員的資格加入黨。

發表「四十年」——「克里姆·賽姆金底一生」第三部。

一九三二 從一八九二年九月二十日在「高加索」報上發表了他的處女作以

來，到本來九月二十五日，高爾基整整的繼續了四十年的文學事業。蘇聯和全世界的進步作家，思想家，科學家……爲着紀念高爾基的偉大的功績，在這一天的舉行了世界上從來不曾有過的盛大的慶祝。

高爾基四十年紀念慶祝大會並決定，將尼茲尼·諾夫哥洛特鎮改名「高爾基鎮。」會中同時發表：以蘇聯政府最高榮譽的列寧勳章，給與高爾基，並改莫斯科藝術場爲高爾基劇場，並在各級學校設立高爾基獎金。到會參加慶祝者，有蘇聯政府的領袖，黨中央委員，蘇聯文學界，藝術界，戲劇界，各公共團體及各工廠代表，外國使館人員，外報記者，主席團爲史達林，加里寧，摩洛托夫，蘇聯及外國文壇代表，法國大文豪巴比塞亦遠道親來參加。高氏入場時，羣衆熱烈歡呼，先由加里寧代表政府及黨行開幕禮，向高氏致正式賀詞，接着黨代表台茲基演講高氏元生平及著作，稱高氏爲「代表大衆奮鬥而創造新世界的最偉大的作家，」人民教育委員波勃

諾夫代表蘇聯之全部文化勞動者及百萬學生，向高氏致敬，謂高氏爲社會主義文化鬪爭，乃工人層全解放鬪爭之一部。高氏於會衆再度熱烈之歡呼中，起立致詞，先向會衆肯切致謝，並勉勵蘇聯青年，努力研究知識，謂「祇有知識能堅固青年對真理的信仰，而此種信仰，爲改造舊世界的必要工具。」

九月二十五日起一週間，全國劇場競演高氏戲劇，各影戲院放映以高氏歷史爲題材而攝製的影片「我們的高爾基」及其他高氏作品電影化的新片，國內各地，街道，建築物，圖書館……改名高爾基的不知多少；世界各國文學團體，均舉行高爾基夜會，發行高爾基專號……等等。

這年爲蘇聯第二次五年計劃的開始，舊「俄羅斯作家同盟」解散，成立「全蘇聯作家協會」，高爾基被選爲主席，並在這時提出了文學創作上的新口號「社會主義的現實主義」，高爾基不斷爲着這口號的勝利而

關爭。

年尾，他的戲劇新作「蒲雷曹夫」上演於莫斯科，得到了很大的成功，爲本季上座最盛的劇本。

一九三三 正式發表「蒲雷曹夫」列爲「第十六年」文學叢書之一。

與前進的文學戰士發起全世界廣大的反戰反法西斯運動，成立「世界反戰反法同盟」，並推派代表來遠東調查。

一九三四 以新進作家潘菲洛夫的巨作「布羅斯基」爲起因，高爾基和「鐵流」作者綏拉菲摩維支開始了關於「文學用語」的論爭，結果，對於蘇聯文學貢獻了很可寶貴的意見。

參加「第一次全蘇作家大會」，擔當了「關於蘇維埃文學」的很長的報告。

同時，蘇聯最大的飛機（也是全世界最大的）「高爾基號」文化機，建

設成功。

一九三五 與世界前進的文化戰士紀德、羅曼羅蘭等共同發起「國際作家保衛文化大會」於巴黎舉行大會，宣言反對法西斯蒂摧殘文化的暴行。

一九三六 六月十八日逝於他的故鄉高爾基鎮，此消息傳出之後，全世界均致哀悼。蘇聯人民委員會立即組織「高爾基治喪委員會」由政府撥巨款辦理一切。蘇聯各工廠、企業、集體農場均舉行追悼，並發表紀念文字。二十日在「紅場」舉行葬儀，斯塔林、莫洛託夫均到場行禮演說。在職工會向高爾基遺骸行告別禮的民衆達七十餘萬人。蘇聯政府並決議在各大城市建築高爾基紀念塔，經費由政府支撥。

## 高爾基著作中譯表

題名	譯者	出版處	附註
奧羅夫夫婦	周芻	生活書店	「世界文庫」第二，三冊。
膽怯的人	李蘭	湖風書局	即「福瑪·哥爾提夫」，已絕版
三人	鐘石華	商務印書館	同一原本
三人	黃源	生活書店	
夜店	李誼	湖風書店	即「下層」，已絕版。
母親	沈端先	大江書館	已絕版
母親	孫光瑞	開明書店	
奸細	沈端先	北新書局	已絕版，即「沒用人的「一生」
奸細	秦炳著	生活書店	

熾 梅	何 妨	中華書局
夏 天	何素文	商務印書館
瑪爾筏	張昆泉	光華書局
瑪爾華	陳 節	生活書店
幼年時代	陳小航	商務印書館
我的童年	蓬 子	光華書局
我的童年	洪靈菲	亞東書局
人 間	黃 源	開明書店
在人間	王季愚	讀書生活社
我的大學	杜畏之	湖風書局
四十年代	林疑今	聯合書店
燎 原	羅程南	生活書店

改由「大光書局」發行

「世界文庫」

同一原本

「中學生」雜誌連載中。

同上原本

「四十年」第一部之半，書名係誤譯，已絕版。

「世界文庫」第二期之一，即「四十年」第三部。

沒落 陳小航 神州國光社

頹廢 趙瑣 商務印書館

惡魔 魯迅 春光書局

爭自由的波浪 董秋芳 北新書局

隱秘的愛 華蒂森堡 湖風書局 已絕版

英雄的故事 華蒂 天馬書局

初戀 稷木天 現代書局 已絕版

草原上 朱溪 人間書局 已絕版

草原上 梁遇春 北新書局

草原故事 巴金 生活書店

綠的貓兒 效間 遠東書局 已絕版

回憶瑣記 陳勺水 樂羣書局 已絕版

同一原本

高爾基文錄 魯迅 光華書局 改由「大光」發行

高爾基小說集 宋桂煥 民智書局

高爾基代表作 黃源 前鋒書局

墳場 史傑 生活書店

不平常的故事 史鐵兒 合衆書局 已絕版

高爾基創作選集 蕭參 生活書店 已絕版

墳場 史傑 生活書店

俄羅斯童話 魯迅 文化生活社

天藍的生活 麗尼 文化生活社

高爾基選集 周天民 張彥夫 世界文化研究社 共六冊

## 高爾基哀榮錄

### 高爾基病篤

(塔斯十八日莫斯科電)高爾基病狀報告謂，「病勢嚴重，六月十七日全日，呼吸及心臟活動用氧氣及強心劑維持，晚間體溫三十七度四，脈搏一百二十，極不規則。」

### 高爾基死後榮譽

組織委員會整理遺作

定於今日在紅場火葬

(塔斯十八日莫斯科電)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及蘇聯人民委員會接高爾基於六月十八日在莫斯科附近高爾基地方逝世消息，立即組織高爾基治喪委員會，包括布爾加寧，克魯斯謙夫，託爾斯泰，伊凡諾夫，斯台茨基，加明斯基，科道洛夫斯基，翁希列支脫，克魯支科夫九人，預定六月二十日下午六時在紅場火葬，喪葬費由政府支撥，並組織委員會，包括斯台茨基，克魯支科夫，斯泰夫斯基，塔黑爾，布勃諾夫五人，處理高爾基之文學遺作及信件。

(塔斯十八日莫斯科電)高爾基靈柩置於職工會大廳，俾受民衆祭奠，六月二十日晚間舉行火葬。

## 高爾基腦髓

### 解剖供研究

(塔斯十九日莫斯科電)高爾基腦髓已交腦髓研究所，該所所長謂已置入特

製匣中，各部表面俱已由顯微鏡攝影，此後將作詳細研究。

## 蘇聯全國哀悼高爾基

（塔斯十九日莫斯科電）蘇聯全國哀悼高爾基之逝世，各工廠，企業，集體農場，紛紛舉行追悼會，各報發表關於高氏生活，著作等之紀念文字，國內國外各處唁電亦如雪片飛來，今日清晨莫斯科數萬勞動者，即赴置高氏遺骸之職工會大廈，俾與彼等愛戴之作家告別，極旁光榮衛隊時時更易，千萬民衆行經靈前，向高氏致敬。

## 全世界哀悼高爾基

（塔斯二十日莫斯科電）蘇聯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人民委員會，職工會中央會議，蘇聯作家同盟等機關公布高爾基死耗各種通告，各報紛載英、法、美、捷克等國對於高氏死耗之反應，真理報載大作家路易亞根文謂：「世界文學失其導師，」威

爾斯謂，「隨俄國革命而前進之一偉大作家又已長逝。」紐約時報莫斯科訪員都蘭蒂謂，「哀悼高爾基之死者，不僅蘇聯人民，且爲全世界之勞動大眾及自由之友，彼曾熱烈保障困苦人類，其思想自必與共產黨及斯丹林完全相同。」

## 高爾基昨舉殯

斯丹林莫洛托夫均往送葬

向氏告別民衆逾七十萬人

（塔斯二十日莫斯科電）今日高爾基在紅場舉行火葬，斯丹林，莫洛托夫，卡昂諾維赤，奧爾卓尼斯基，米科揚，安德萊夷夫及茲達諾夫在。高爾基屍灰甕前作最後一班光榮衛隊，自職工會至紅場，莫斯科勞動者數萬人，及蘇聯其他各地代表送殯，並集紅場向高爾基行最後敬禮。人民委員會主席莫洛托夫，莫斯科蘇維埃主席布爾加寧，及作家托爾斯泰，定徒吉特（法國作家，現在莫斯科遊歷）相繼演說，高

爾基灰甃在禮礮聲中，擡入克列姆林宮，在職工會向高氏告別民衆逾七十萬人，茲日法國政府及瑪薩里克贈送花圈。

### 政府撥款建紀念碑

（塔斯二十一日莫斯科電）蘇聯人民委員會及共產黨中央委員會議決，在高爾基省各域，列寧格拉，莫斯科建高爾基紀念碑，經費由政府支撥。

### 「勞動大眾之摯友」高爾基

「人民委員會」主席莫洛托夫演說

（塔斯二十一日莫斯科電）高爾基舉殯紀念會中，蘇聯人民委員會主席莫洛托夫演說，謂：

「高爾基之偉大，潛伏於其光明思想，親近人民，自我犧牲之偉大工作，及控制

文化及人道已往成就之中。此使彼成爲勞動大衆之摯友，及爭取共產主義勝利之偉大鼓勵者。高氏至其最後一息常與在黨之列寧、斯丹林領導之下，熱心建立社會主義新社會者，抱同一熱情及思想，直至最後一日，彼常雙目灼火，以反抗勞動大衆之敵——法西主義者及其他剝削者，文化破壞，鼓動戰爭者，在我國勞動大衆每一勝利中——斯泰哈諾夫運動之成功，婦女運動之新發展及勞動生產率之增加，敵人攻擊及陰謀之失敗，國防之鞏固，尤爲大衆之文化發展，及文學藝術上之進步，彼常雀躍如一活潑青年。高爾基爲文字藝術天才，彼已昭示文學工作者及文字藝術家，如此文字用於爭取人類幸福並達各民族人民之心底，則此文字力量如何偉大。高爾基爲偉大民族之偉大子孫，高氏已向勞動大衆宣示，我國及其他國家不乏偉大天才，但過去能自由發展者僅屬少數，目下則已爲才能勝利光榮闢一平坦大道。高爾基爲勞動大衆之摯友，爭取共產主義勝利之鼓勵者，在列寧死後，高氏之死，乃爲我國及全人類之一最大損失。」

## 蘇聯騎師

改名高爾基

(塔斯八日莫斯科電)蘇聯中執會准騎兵第二十二師將士之請，下令改之該師爲「高爾基師」。